

番外 万里之内唯一掌门

「你说，世上为什么会有武功呢？」

阿瑾问出这话的时候，只有十五岁。对别的女孩来说，正是泛滥少女心思的年纪，只是阿瑾显然不在此列。

康凌自幼习武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却还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

他反问道：「哪有为什么？自然而然便有啊。你天资聪颖，是习武的好苗子。专心练武，不要问这些有的没的……」

阿瑾甩出手里的铁签，签子没入木桩三寸有余，力道沉稳得像是铁锤锻进去一般。

阿瑾说：「可世上是不该有武功的。」

康凌说：「怎么就不该有？」

她不解道：「剑法精妙之人，用木剑也能削铁如泥。掌法纯熟之人，一掌便可开山碎石。脑满肠肥的胖子，使轻功可在湖面上蜻蜓点水。」

康凌点头道：「没错，可那又如何？」

阿瑾蹙眉问：「你问我如何？这不是显得很诡异么。明明只是肉体凡身，爹娘是平平无奇的爹娘，吃的是稻米，喝的是井水，都与常人无异。只因为练了武功，就能凌驾寻常人百倍，飞檐走壁，剑斩精铁，力拔山河，这根本不合情理啊。」

她指着深深扎进木桩里的铁签说：「你看这签子。像我这般年纪，不习武的姑娘是全然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。我的胳膊还是有血有肉的胳膊，皮囊下没有变成铜浆铁水，凭什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力气呢？」

康凌一时语塞，不由辩解道：「那是我们日夜勤加苦练的结果，不习武者好吃懒做，安逸闲散，自然没有我们这般力强。」

阿瑾攥着一根铁签伸到康凌面前说：「你来丢。」

康凌随手提起铁签，微微弹腕，签子霎时贯穿整根木桩，深深地钉在两丈外的大石块上。

阿瑾问：「老康，你习武多久了？」

康凌说：「二十余载。」

阿瑾说：「现在在街上随便找来一位孩童，就这么练上十几二十年，也能跟你旗鼓相当么？」

康凌踌躇了一下说：「不好说，这东西要看天资。」

阿瑾摇摇头说：「不只是如此。我怀疑世上根本就没有武功。」

康凌惊疑道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阿瑾说：「强者固强，弱者固弱。就算你这些年都没有练武，也不会比今日的武艺逊色多少。武功是这天底下最大的幌子，真正的武功都是...」

她说着抽起一根铁签说：「天生的。」

2.

那日阿瑾说出惊世之论之后，竟然再没什么大的动作。康凌为她能安心习武高兴了三五日，不过也就仅仅高兴了三五日。

「从今天起，我就练无上螺旋功了。」

阿瑾说话时神色笃定，看不出半点玩笑的意味。

刚准备策马离开宅子的康凌吓得差点从马上翻下来。

他赶紧跳下马来到了阿瑾面前，神情肃然地问：「什么功？」

阿瑾说：「无上螺旋功。」

康凌说：「这是哪个深山老林里的大师傅教你的法决？快忘了它跟我好好习武吧，那都是旁门左道，信不得.....」

阿瑾打断了他：「不。无上螺旋功是我自己想的一门功法，我要证明我就算不学正统武功，也能很强。」

康凌一时无语，眼看跟她硬碰硬肯定是拗不过阿瑾的怪脾气，只好顺着她说：「那好，就算你要练这功法，天下哪一般武功都是循序渐进的。你的武功到底是怎么个练法？又分为几重？」

阿瑾说：「无上螺旋功只有两招：单指和双指。就是用一个手指头戳一下或者用两个手指头戳一下。我的门派叫『万里』派，我乃第一任掌门。这武功也不用练习，只要你愿意成为万里派的大弟子，直接就认定你为九重天。」

康凌强压着怒火说：「你要一招看看？」

阿瑾一指头戳在石墙上，石墙应声被手指打出一个规整的孔洞，灰白的石粉沙沙地散落下来。

康凌的脸色很难看，他咽了口唾沫说：「你这是体质好，不能算功法。」

阿瑾说：「你不能因为我学有所成，就说这是体质问题。」

康凌说：「那好，就算你要开山立派当一代宗主，你自己胡扯出来的门派又有什么用？」

阿瑾说：「古往今来的宗门，伊始不都是胡扯出来的么？」

康凌说：「你总要让天下武林人士承认你吧。这大宏国里只要能找出十个名副其实的掌门认了你这鬼扯的万里派，我康凌从此便不再苛求你修习正统武学！」

说完这句话，康凌就快把肠子悔青了。因为他知道阿瑾不是那种靠狠话就能吓退的姑娘，这人倔到不但软硬不吃，稀饭也不吃。

事情终于从康凌不想见到的境地，走向了彻底暗无天日的极端。

阿瑾听罢不消片刻，当即拍案道：「有了！」

康凌慌张地问：「到底有什么了？」

阿瑾说：「办擂台，召集天下武者与我打擂。为我万里派扬名立万，让无上螺旋功声震四海！」

康凌欣慰地点了点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「不行。」

3.

康凌拼了老命要让阿瑾习武，不是因为他一时间心血来潮，而是他知道这姑娘将来终有一日是要与人浴血厮杀的。

这姑娘幼时就投身自己门下，成为隐司的一员。

隐司，顾名思义是见不得光的。它是朝廷的一条猎犬，干最脏最见不得人的勾当：铲除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、抹杀口风不严的旁观者、让不服管教的武林门派吃苦头。猎犬里是不该有任何人抛头露面的，这之中当然包括涉世未深的阿瑾。

阿瑾说：「我不露面，我可以蒙面。」

康凌说：「那也不行，这里历来没有办什么擂台的规矩。」

阿瑾说：「那从今日起就可以有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就算你想办擂台，人家凭什么来和你一个小丫头瞎胡闹？各大宗主待在自己的地界好不快活，遥遥千里就为了和这个闻所未闻的万里派掌门过过招？」

阿瑾说：「我们可以砸钱。」

康凌说：「哪来的钱？整个隐司一年所有的俸禄还不到一千两银子。就算翻上十倍，也不够买下那些大掌门腰间半个玉佩。」

阿瑾说：「你有多少银子？」

康凌说：「满打满算五百两。全抬给你，咱俩下个月就要讨饭了。」

阿瑾说：「借我，我办完擂台还你。」

康凌倒也和眼前这小姑娘较上了劲，他一咬牙道：「好！我现在给你拿银子。我倒看看你这小丫头去哪召集天下掌门。」

翌日下午，康凌看见阿瑾在院子里一丝不苟地写着请帖。正红的请帖在她脚边堆积如山，有一些已经吹散到角落里，像是铺成一地落英。

康凌说：「你写这么多干什么？」

阿瑾说：「我要先写够五千张请帖。」

康凌说：「把整个大宏朝挖个底朝天，也挖不出五千个耳熟能详的掌门。」

阿瑾说：「谁说只请掌门了？我请的是天下武林人士，号令万里群雄，所以才唤名万里派。」

康凌随手捡起一张请帖，上面规规矩矩地写道：

「我乃万里派掌门阿瑾，特于七月初一，苑州柳叶城花溪镇举办擂台，愿与天下豪杰一决雌雄。」

康凌笑着说：「没有奖哪会有人来啊？」

阿瑾说：「在背面。」

康凌翻到背面，愕然道：「『来者赏银十两』？你这擂台只要来打就给钱？」

阿瑾平淡地说：「还没完，接着读。」

康凌说：「『胜者奖励万里派掌门本人』？」

阿瑾说：「没错，擂台经过三轮比试，最终胜者将会获得我本人。」

康凌说：「可哪有人认识你啊？」

阿瑾继续埋头写着请帖说：「今日正午，我花二百两银子和『熙宏会』的会主吃了个饭。那是全国最大的书商，他已经委托写手把我写进当红新作里，说我是一妖娆绝艳妙龄女子，武功高强还贤良淑德。」

康凌说：「妙龄是真的，但说你清秀还罢，哪来的『妖娆绝艳』？」

阿瑾说：「无妨，反正我到时也是蒙面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这一顿饭动辄二百两，可一人就要发十两银子。来打擂的但凡逾过三十人，到时你拿命给钱？」

阿瑾说：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自有筹算。」

康凌感觉头痛欲裂。

4.

这天康凌刚回来，就看见阿瑾在砍院里的大柳树。她抡斧的动作很卖力，但和她娇小的身形比起来实在有点不协调。

康凌上去拦住阿瑾说：「你平白无故砍这柳树干吗？」

阿瑾说：「开源节流，这是节流。能省的尽量省，搭擂台总要木头吧。」

康凌说：「外面那么多柳树你放着不砍，这棵树比我还年长几倍了！」

阿瑾说：「你踩的黄土少说也有一千年了，也没见你日夜给它上香祭拜啊？」

康凌说：「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没听说过黄土有生灵。」

阿瑾说：「你这是小善。佛家道『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像』。你怜惜这大柳树，殊不知柳树或许正欲得大道而升天，我这是成全。」

康凌说：「我知你能言善辩，但你砍的时候想的是佛经么？」

阿瑾摇摇头说：「不是，是因为这棵树比较粗，而且摸起来很结实。」

康凌倍感无奈，也不再过多干涉阿瑾的胡闹。阿瑾过了五日，一路风风火火地筹办着擂台的事宜。她一扫平日的散漫，往来中洲各大名城之间，动如雷霆。

到了第六日，院子里多站了一个男人，是个衣着朴实的年轻人。

阿瑾抱着厚厚的书卷和那年轻人事无巨细地吩咐着。

「你听好了，住宿是重中之重，让花溪镇这三十四家大型客栈报上价来，价高者允许他独家招待贵宾。来客里必然有扬名四海的大掌门，为人豪放不拘小节，不会在弟子面前留下吝啬的计较模样，纵是一夜二百两银子也……」

康凌轻咳一声道：「阿瑾。」

阿瑾回过头来，微笑着说：「呦，老康回来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先前在花溪镇认识的伙计，叫祝天成。为人踏实肯干，是我万里派的右护法。」

祝天成腼腆地点了点头说：「鄙人久仰康公子大名……」

康凌打断道：「别久仰了，外人能知道我的名字的，要么是死人，要么是刺客。」

祝天成尴尬地说：「我……我确实只在掌门嘴里听过……」

阿瑾说：「老康你这么冲干吗？这将来就是你的同门兄弟。」

康凌皱眉道：「同门？」

阿瑾说：「对啊，他是右护法，你是左护法，你比他大。」

康凌说：「我可没说要入你这什么万里派。」

阿瑾说：「那可不行。如果到时候真杀出来一位高手连我也不是对手，我会直接把掌门让位给你这个左护法。到时候你就跟着胜者远走高飞吧。」

康凌重重地咳了一声说：「咳……什么？你这是把天下武者都当猴儿耍，人家是听说掌门是妖娆妙龄女子才来的。」

阿瑾说：「我请帖写的是奖励『万里派掌门』，又没说是第一任掌门。要不你自己选一个，到底是我跟着别人走，还是你跟着别人走？」

康凌思忖了良久，仍觉得这是个极难抉择的问题。

5.

还有五天就是七月初一，花溪镇已经渐渐热闹起来，街市上的行人比往日多上三倍有余。熙熙攘攘的来客们让康凌觉得这不是苑州的边陲小镇，恍然成了繁花似锦的京城。

虽然京城的盛景，康凌多半也是靠猜的。

康凌本以为阿瑾和祝天成会因此忙得疲于奔命，焦头烂额，没想到她自己反倒乐在其中。

听祝天成说，至少十丈见方的大擂台已经在花溪镇后山落成了，连镇子通往后山的小路，都被细心修剪过杂草。

康凌决定亲自去一探究竟，林间的小路的确别有一番情致。走到半路，康凌看见路中赫然摆着一个石碑，碑上写着笔锋刚劲的四个正红大字——泰山压顶。

再向里，视野豁然开朗，擂台已然落成。

阿瑾正在擂台上和木桩假人小试牛刀，她准备凌空一脚踢过去的时候，康凌忍不住问道：「你路上摆的什么东西？」

阿瑾忍不住一分神，控制不住身形，腰身当即狠狠撞在了木桩上。她吃痛滚落在地上，却强忍着装作若无其事，霎时间起身回答：「你说的哪个？」

康凌说：「就是那个『泰山压顶』。」

阿瑾说：「这是我找镇子里的刘掌柜给我刻的，花了我六两银子呢，怎么样，写的还不错吧？」

康凌说：「笔力是不错，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阿瑾说：「这是口诀，无上螺旋功的口诀，也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字谜。我到时看一看客里哪一位有这个慧根，能把我这无上字谜给破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泰山压顶打一字？」

阿瑾说：「没错。」

康凌心中暗道：「山压于顶字就是嶺字，这字谜算不上机巧。阿瑾的确有灵气，但毕竟是个孩子。所谓『暗藏玄机』，也还是太勉强了。」

康凌故作思忖道：「这泰山压顶.....的确是难，难，太难了。我看哪位有缘人能参破吧。」

阿瑾说：「那当然，毕竟是我想的谜，能让你就这么给破了成何体统。」

当晚，阿瑾和祝天成一直商议到亥时，擂台外灯火通明，游客络绎不绝。

康凌对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报名打擂心存疑问。一百人？五百人？看这花溪镇城里的架势，要说来了一千人，康凌也不是不能信。

但他放不下脸面亲口去问阿瑾，毕竟自己当初是那么执意拦着她胡闹的。于是他盯着两人直到夜深，堵住了祝天成的去路。

这个容易胆怯的年轻人吃惊不小，他骇然道：「左.....左护法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么？」

康凌说：「小成，我问一下，现在报名的有多少人？」

祝天成说：「掌门.....掌门她说七月初一之前不能公布。」

康凌说：「不能公布给谁？」

祝天成说：「没说，应该指的是外人吧.....」

康凌说：「我是万里派左护法，哪里是外人了，你也别太见外了。把万里派当成自家一样，咱们就是同门兄弟。」

祝天成说：「倒也对.....截止到今晚亥时，共计报名者两千两百七十四人。」

康凌愕然道：「多少人？」

祝天成重复道：「两千两百七十四人。」

6.

坏了。

暂先不谈阿瑾使了什么手段拉来了两千人，这银两就已然是个大问题。

两千两百人，就是两万多两赏钱。别说康凌那点积蓄了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当山贼没日没夜地抢，抢的全是来往的富商，到七月初一也未必能抢出两万两来。

而且今日才六月二十六，已经报了两千多人了，花溪镇一年也没招待过这么多人。真到了七月初一，怕是要把百里内挤得水泄不通，来了这么多武林人士，局势也不好收场。

从情感上，康凌希望阿瑾事事如意。但理智上考虑，他倒愿意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阿瑾无法收场。因为一旦她被搞得身败名裂，一是再也不会愿意大张旗鼓地抛头露面，二是她能安心跟自己习武了。

此后每过一日，花溪镇的游人就多一分。到了六月二十七，来往花溪镇的官道开始拥攘，甚至十几里外的柳叶城都受此波及，不得已增加了城门的人手。

六月二十八当天正午，原本的街市已经挤得快要进不去人了，塞一根簪子的缝隙都找不出。阿瑾安排在花溪镇后山，又开辟出一片更大的空地。往来的客商不下千人，繁华鼎盛远胜花溪镇积年之总和。

各方人士开始快马加鞭地赶赴花溪镇，这擂台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愈演愈烈，最终变成撼动江湖的轰然惊雷。这雷声阵阵，远播万里，连不啻江湖事的妇孺小孩也要来凑个热闹。

六月二十九，阿瑾一整日没有露面，反倒是祝天成在毕恭毕敬地招待客人。

当天还来了两位来头甚大的贵客，一位是当今三大剑主之一，寒山派的现任掌门韩山青。另一位是自幼修习家传秘功「凇阳掌」，武功超凡入圣后又投身商海，终成一代大商的老者左千嵩。这两位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任是当今圣上也尤敬三分的正道武学大家。

这还只是康凌眼热的人物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高手此番也来比试，康凌尚也无法计数。至于韩掌门、左会长这样境界的人物，不可能单是为了请帖里奖赏的「妖娆女掌门」而来，更不可能为了那十两银子了。

阿瑾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，能让声名煊赫、武功盖世的大人物也来趟浑水，康凌至今仍不得而知，但绝对「出价」不低。

除了困惑，康凌也不由得开始忧虑起阿瑾的身体。纵是这些高手念在阿瑾年纪尚浅、又是女人家，不会刻意下狠手，但刀剑无眼、拳脚无情，万一真有个什么闪失.....

他此时便笃定地要自始至终看完打擂全程，定教各路人等点到为止，万不得已，他也会上台阻拦。

到了六月三十日午夜，阿瑾终于回来了。

看着阿瑾灰头土脸地从墙外爬进来，康凌站起身来问：「大门没关，你爬墙干吗？」

阿瑾明显被吓了一跳说：「老康！我以为你睡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没回来我怎么睡？你一个小丫头搞得一身土，去盗墓了么？」

阿瑾说：「我去擂台下面搞了个大秘密。」

康凌说：「什么秘密？」

阿瑾说：「现在暂时还不能说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瞒着我干吗？」

阿瑾说：「不瞒着你，你就领会不了咱们万里派的伟大之处。」

康凌说：「先不说这个，你到时候怎么处理这两千人的赏钱？」

阿瑾说：「什么两千人？」

康凌说：「报名的两千人。」

阿瑾说：「哦，你说的这个。报名现在不止两千人了，一共六千五百四十二人。」

康凌这次直接从藤椅上吓得翻下来，他骇然道：「六.....六千人！这就是六万五千两银子，你活生生变出来不成？还是财神爷托梦给你的？再说人数这么多怎么比，两两比试，比到明年腊月也比不完啊！」

阿瑾说：「打完擂我慢慢说给你听。至于人数问题.....流程是这样的。一共分为三个轮次，第一轮大筛选，每个人跟我打，不用赢我，只要能在我手下撑十个回合，就可以进到下一轮。」

康凌惊道：「哪有你这么比的！六千多个人和你打，你就算是战神转世，头也要被打烂了！」

阿瑾说：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明日卯时初开打，记得早起来看。」

康凌说：「不是，你真的要打六千个人么？」

阿瑾并未答话，转身走向自己的闺房说：「我睡了。」

康凌还在喋喋不休地追问着：「阿瑾！你真要打六千个人么？」

「你会死的，你真的会累死的！」

「哎！我说你这小丫头怎么不听人说话呢？」

「你得听话，你现在越来越任性了。你说要办擂台我依你了，但你也不能这么胡来啊。你要知道，我也是一步步习武过来的，我十五岁那年，正是.....」

月光清凉。

过了两个时辰，康凌正端着板凳，坐到阿瑾门前接着絮叨。

7.

康凌睁眼时，已经日上三竿。

暖阳把他发丝烤得发烫，他惊觉时辰不早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二话不说便向擂台一路狂奔而去。

他后悔自己昨夜睡得太晚，生怕阿瑾掉了半根寒毛。

路上他心里祈祷了千万次，希望这丫头没有半点闪失。等到他路走一半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远远听见场子里的喧闹。他脚步愈快，听得喧杂声越大。等到擂台映入眼帘时，才看见整个场地已经被几层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各路人士正兴致高涨地谈天论地。一些伙夫正在草地上现场烹烤野味，山鸭动辄五百两银子一只。来场的客人起了个大早，此时大多饥肠辘辘，出手阔绰一买三五只的富公子也不在少数。

阿瑾一袭白衣，面覆如雪白纱，正在擂台上傲然而立。她整个人的气韵压成一柄短小的匕首，却锋芒毕露。

祝天成正维持着秩序，他看了看手上密密麻麻的名册，高声喊道：「甲列、五百一十号，上台！」

从人群里走出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太。她颤颤巍巍地登上擂台，眯着眼睛打量着面前的姑娘。那举止间内敛着一种狠意，康凌自觉阿瑾怕是要打一场恶战。

康凌在祝天成耳畔轻声问：「阿瑾打了多少人了？」

祝天成说：「今日上午是甲列的筛选，下午是乙列。从叫号来看，掌门已经打了五百零九人了。」

康凌吃了一惊道：「打了这么多人？阿瑾看上去连气也不喘，怎么打的？」

祝天成深吸一口气，沉思道：「我也不清楚，掌门大多不战以屈人之兵。」

阿瑾直视着老太说：「自报家门。」

老太说：「我乃柳叶城正门近花溪镇大槐树下卖枣陈家八代单传，陈枣姑。」

阿瑾说：「什么来头？」

祝天成在身后解释道：「大概就是个卖枣的老太太。」

康凌皱眉道：「老太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」

老太说：「这擂台，本就谁都可以来。」

阿瑾说：「陈老太，你自觉打得过我么？」

老太说：「老妪自知不敌，当场认输。」

说完那老太领了十两赏钱，半刻就顺着小路走远了。

康凌说：「这种也算打擂？」

阿瑾说：「这种怎么不算打擂。」

康凌一时间无言以对。

祝天成又喊道：「甲列、五百一十一号，上台！」

霎时间，一位年轻的男剑客从人群中一跃而起，凭长剑而立，大袖飘飘，青丝微动。那剑客极为潇洒，剑柄轻轻一摆道：「失礼了。」

阿瑾说：「自报家门。」

剑客说：「我乃寒山派弟子谷星。」

阿瑾说：「谷哥哥，你想跟我打么？」

剑客说：「在下剑法粗陋，不值一比。」

说完剑客当即下台，领了赏钱又回到座位。

这情景康凌本看得一头雾水，而后转瞬明白了个中道理：大量弟子提前报名了擂台，结果没曾想一派之主竟然也来凑热闹。就算在这里赢了阿瑾，万一将来和掌门对上了面，岂不是好生尴尬。

就好比这寒山派弟子上台，可想那寒山派掌门韩山青说不定正冷眼旁观，与其徒增烦扰，倒不如乖乖认输。十两银子说多不多，但对一般人家、普通弟子，也绝不是可以轻易舍弃的小数目。

当日散场之时，阿瑾、祝天成、康凌三人流下来清扫场地。

眼见人走茶凉再无外人，阿瑾说：「右护法，点账。」

祝天成说：「今日卖出陆家特产的清酒六百五十坛，野味四百一十只，玉镯六十二对……」

阿瑾说：「总账，给个大概就行。」

祝天成说：「净入约十五万两银子。」

康凌忍不住叫出来：「十五万两！」

阿瑾说：「比我预计的还低了三万两。再加上客栈的分成、街市店铺的分成杂七杂八的加起来，今天赚了二十万两，也还好。」

康凌说：「也还好？你一天可是挣了二十万两雪花银，结果末了，就跟打机锋似的丢下句『也还好』？」

阿瑾说：「老康，不要鼠目寸光，计较些蝇头小利。这是万里派的小小营收罢了，今后你作为左护法，亏待不了你的。」

康凌盯着账本默然良久。

阿瑾舒展了一下筋骨说：「右护法，报一下人数。」

祝天成说：「今日，甲列、乙列共计一千六百人。其中淘汰败者一千五百五十八人，剩余两人。」

8.

康凌又观摩了两日的比试，愈发领会这擂台的个中奥妙。阿瑾能招来这么多人，并非出了什么天价。

她这些日干的最有用的事情，就是两个字：造势。

来客来头越大，花溪镇的势头就越大。花溪镇的势头越大，来头就会更大。当这势头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万里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反而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，万里派人尽皆知，擂台盛名在外。没有收到请帖的宗门甚至会惶惶不安，生怕被旁人看低了眼。阿瑾那数千张请帖一扫而空，坊间甚至大量流传着精致的仿造请帖。

万里之内，无人不晓。

绝大多数人只是上来走个过场，但恰恰看中的是这过场。毕竟「曾跟万里派掌门打过擂台」，来日说出去倒也是个不小的谈资。

所以比试到了第二日，双方愈发心领神会。

「我乃百花山木槿仙子瑶青青，自知不敌，小女认输。」

「我乃花溪镇正门铁匠牛大壮，我认输。」

「我，张十九郎，认输。」

「我，徐远年，认输。」

「我认输。」

「认输。」

到了当日下午，出现了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的盛况：擂台之下排着浩浩荡荡的长龙，各路豪杰喜笑颜开地争相认输。

甚至认输也讲究起变化来，到底怎么认输最体统、最新颖、最惊艳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擂台旁还开了个赌局，投注一两。谁能靠认输博万里派掌门一笑，谁就能拿走这一千两赏钱。

整整一日，这一千两银子还纹丝不动地摆在那，碎银子倒是收了一麻袋。

并不是她不苟言笑，而是阿瑾戴着面纱，笑不笑，旁人也看不太清楚。

当然，这一日也不光是认输。队伍之中也不乏高手。但往往略微过招一二，阿瑾就会直接认输。

譬如寒山派掌门韩山青上台的时候，阿瑾就象征性地过去舞弄了一下拳脚，然后霎时半跪在台上。这位剑眉锋利、一身正气的中年男子纵横四海，江湖里的旁门左道见得不可谓不多，却还没见过这样没条理的打法。

他还正欲拔剑，阿瑾便突然捂着脚踝倒地不起道：「好强的剑气！是本掌门输了。」

说完阿瑾从擂台上纵身一跃而下。

韩山青乃一代名门大家，自然也不会和胡闹的小丫头计较。

七月初二当天就打了三千多人，初三正午就把六千多个报名者悉数打了个遍。除了阿瑾自己，任谁也想不到这六千多人三天

还不到就打完了。

留下的只有寥寥三十人。

正午饭后，阿瑾召集群雄。但康凌没曾想过，这帮人打输了也还孜孜不倦地过来看热闹。擂台外远不止三十人，依旧用一圈圈的人墙把这里塞得满胀。

阿瑾说：「各路英雄，经过三日激烈的厮杀，三十位顶尖高手脱颖而出。在这几日的鏖战里，本掌门有数次命悬一线、气息奄奄，仍浴血奋战丝毫不怠。有几场惨胜的比试中，本派无上螺旋功的活学化用功不可没。纵是各大掌门使出当世绝学，在我九重天功法暴雨雷霆般的攻势之下，也只能堪堪躲过。」

台下一人应和道：「万里派秘功千变万化深不可测，实乃夺天地造化之神技。」

旁人一时间听不出来，但康凌一耳朵便知是乔装打扮的祝天成。

阿瑾说：「莫急。在第二轮比试之前，本掌门有一问。来路上各位都看到本派的不二法决『泰山压顶』。这四字不单是口诀，更是一大奥妙字谜，有真玄机暗藏。在座的各位英雄，有谁能破解此谜？」

一时间台下人声鼎沸，有轻蔑者，有思忖者，有高声叫嚷者。

「这有何难？泰山压顶，山压于顶，岂不就是『嶺』字？」

阿瑾说：「不是。」

康凌怔了一下，在下面高声喊着：「怎么不是？」

阿瑾说：「谜面是我出的，我当然知道谜底不是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这叫硬掰。」

阿瑾说：「我说了这四个字里有大奥妙，哪里有面目上那么简单。」

康凌说：「那你倒说来听听。」

阿瑾说：「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说来听。」

阿瑾轻轻击掌三次道：「能参破『泰山压顶』者自有大慧根，我破例当场收他为万里派首席大弟子。第二轮比试于未时初开始，两两比试，具体事宜已绘制成图列于各位案侧。最终胜者将与十成功力的本掌门一决胜负，届时刀剑无眼，还望在座各位自求保全。」

9.

为了保全，康凌决定不再去凑这个热闹了，他还有太多公务要忙。

六千人打了三天，这三十人却打了足足六天，还远未打完。

第七天，阿瑾回家时说：「惨啊，人称『赤火刀狂』的雷万昌被韩山青一剑劈成了十几截，现在身首异处，血迹几个时辰都擦不干净。」

康凌愕然道：「用得着下此狠手？」

阿瑾说：「打到现在已经不是奖赏的问题了，而是颜面。这三十人都是各大宗门的一派宗主，谁肯在外人面前落了下风。平生习武，为的难道是个『败』字么。」

康凌说：「这雷万昌，算不算被你害死的？」

阿瑾说：「不算。因为我说了比拼点到为止，结果雷万昌明知不敌，还非要接二连三地挑衅人家。」

康凌默然。

第八天，阿瑾回家说：「惨啊，自称『九天真女』的玉莲儿被临云派掌门百里茗一掌打得通体爆裂，血迹几个时辰都擦不干净。」

康凌说：「玉莲儿也挑衅人家了？」

阿瑾说：「没有，百里茗虽上了年纪，但驻颜有术，也称得上是风韵犹存。结果玉莲儿仗着自己年纪轻浅，非要骂人家老女人，就被一掌打爆了。」

第九天，阿瑾回家说：「惨啊，『双生雪莲』沐雪衣和沐雪颜两姐妹就这么去了。两个冰清玉洁的小姑娘被凇阳掌传人左千嵩一掌打得粉身碎骨，血迹几个时辰都擦不干净。」

康凌说：「沐家两姐妹骂人家老男人了？」

阿瑾说：「没有，左千嵩还没等人家开口，自己跳起来就要杀人，拦都拦不住。」

第十天，阿瑾回家说：「惨啊，墓阴山第八代掌门，『活死阎王』段罗刹.....」

康凌打断道：「被人打死了，血迹几个时辰都擦不干净，对吧。」

阿瑾说：「血迹倒是对的，但他是被自己打死的。」

康凌说：「怎么个死法？」

阿瑾说：「他的对手还没上台，他非要运功疗伤，也不知道哪来的伤。结果运着运着走火入魔，霎时自爆四分五裂。」

第十一天，阿瑾回家说：「惨啊.....」

康凌低着头说：「哦。」

阿瑾说：「老康你怎么这么冷血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」

康凌说：「哦。」

阿瑾说：「今天是真的太惨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反正都一样，血迹又没擦干净。现在那擂台还有清净地方能站人么？」

阿瑾说：「这次不一样了。」

康凌抬起头说：「这次血迹擦干净了？」

阿瑾说：「不是，你脑子里想的什么。这次朝廷来人了，说这擂台违反《大宏律》，把当场聚众滋事的武林人士全都关进刑部大牢了。」

康凌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为朝廷当牛做马，平生最怕听见的就是《大宏律》三字。

他急忙问：「然后呢？」

他这才发现，阿瑾又一身灰头土脸，又像先前爬墙进来那次一样。

阿瑾说：「然后当时在场收酒钱的右护法就被抓走了，擂台也被拆了。还没收了五千两所谓『赃款』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怎么没被抓走，而且还这么淡然自若？」

阿瑾说：「我当时不是说留了个大秘密在擂台那里么。当时我在擂台正下方修了个地道，一看见官家来，我当时就跳进地道里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把右护法扔在那了？」

阿瑾说：「得有个人上去抗。过几天，你就拿钱去把右护法给我赎出来。」

康凌说：「过几天，右护法的血迹没准几个时辰都擦不干净了。」

10.

八月初一，凉风飒爽。

康凌看见阿瑾又在院子里写请帖。

康凌说：「你又想办什么擂台了？上次闹得还不够大么？差点要杀头的。」

阿瑾说：「这次我和江湖豪杰们约在一起钓鱼。」

康凌说：「钓鱼也有人来？」

阿瑾说：「当今二皇子都说要来了。」

康凌说：「万里派的名号打得这么响了么？」

阿瑾说：「那当然，你以为我折腾那么久为了什么。」

康凌说：「你害死了十几个武林高手，就为了你门派的名声和银子么？」

阿瑾说：「名声是大，银子是小。而且我跟你说了，那些个高手不是因我死的。我打听了，这些门派素有恩怨，而某些掌门又睚眦必报，只不过借着我的场子来寻仇而已。」

康凌听罢不由唏嘘。所谓江湖恩怨纠葛，往往起于干戈，止于干戈。到底缘何习武，习武又真的有什么用呢？单靠习武，到底是能使人杀人之技超凡入圣，还是修身养德、裨益身心，还是单纯的自寻慰藉呢？

所谓「强者固强，弱者固弱」，到底有几分戏言、几分真切呢？

康凌一时寻不到答案，也懒得寻答案。

康凌看了看地上的请帖问：「上个月陆陆续续有信过来，一直在问泰山压顶的谜底是什么。」

阿瑾说：「告诉你这榆木脑袋也无妨。是沉。」

康凌说：「什么沉？」

阿瑾说：「谜底是『沉』字，泰山都压顶了，能不沉么。」

康凌哭笑不得道：「那我还说『重』呢。」

阿瑾说：「所以说你这个人没有慧根。重就没有沉那么沉。对了.....你昨天说跟朝廷商量好了，右护法今晚就能回来了，对吧？」

康凌说：「是了。我拿着你给我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当天就换成了银票，直接上缴国库，给户部大员笑得合不拢嘴，他们过了半炷香的工夫就去找了刑部.....」

阿瑾还没听完，连请帖也不写了，轻轻搁笔道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康凌说：「他们过了半炷香的工夫.....」

阿瑾说：「我说你把我辛辛苦苦挣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怎么了？」

康凌说：「全都上缴国库了。」

阿瑾说：「我说的是『把这一百二十万两银子换成银票，然后去把右护法给我赎出来』，没让你把银子都花光来赎他。」

康凌咽了口唾沫说：「没事，我还留了五百两。是我之前借给你的，现在我自己留下来了.....再说了，你不是说『名声是大，银子是小。』么。」

阿瑾嗔怒道：「我不好好习武，老康.....你就这么报复我么？」

康凌一时语塞，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：「我.....我.....」

阿瑾起身，用指头狠狠在他后背戳了一下，戳得康凌吃痛跳起来。

阿瑾说：「这是用我派功法教训你的，你再也不配当左护法了。」

康凌惊道：「别别别，我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.....我已经心归万里派了。」

阿瑾说：「你当掌门小妾吧。」

她坐下去，又开始笔墨横飞地写着大红的请帖。

写完冷哼一声，递了一张给康凌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